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孫　炯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三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蒙古新字

至元四年詔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輝和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

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帕克斯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置御史臺

至元五年置御史臺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

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㬇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莅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

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莅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歴知事照磨各一人天下凡二十二道

百官公服

至元五年定公服制以羅大袖盤領俱右衽一品紫大獨科花徑五寸二品小獨科花徑三寸三品散答花徑二寸無枝葉四品五品小雜花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緋羅小雜花徑一寸八品九品緑羅無文　幞頭漆紗為之展其角　笏制以牙上圓下方或以銀杏木為之　偏帶正從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犀三品四品以黄金為協枝

五品以下以烏犀並八胯鞓用朱革鞾以皂皮為之

婦女衣飾之制

命婦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渾金四品服金答子六品以下惟服銷金并銷金紗答子首飾一品至三品許用金珠寶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惟耳環用珠玉同籍不限親疎期親雖別籍并出嫁同

庶人許用翠花并金釵各一事惟耳環用金珠碧

玉餘並用銀　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亦不得乗

坐車馬

立國子學

至元六年七月立國子學二十四年閏二月設國

子監仁宗皇慶元年二月從大都路學所置周宣

王石鼓於監復建崇文閣命詞臣作記國朝以神

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

四方耆碩之彦與共謀議遂能裨贊皇猷修舉百

度文治駸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
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遜欽
承上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
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
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
隆僉謂監學櫝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度有旨俾令
臺臣辦集其事乃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閣四阿
檐三重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丈有一尺南北之

深六尋有竒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爛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賁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纘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俞旨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澂謹録

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為聖子神孫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盖

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
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
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
教習之有具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爲文者故
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
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
倫紀之叙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燦然相
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册

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虚為是名也哉閣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游居盬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察於倫紀之敘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而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

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策真有得於古
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燿乎葩華曾是
以爲文乎士之所以爲世用者盖不在此臣濈再
拜稽首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
如雷如霆聖聖繼承六合混一威命遠加丕冒出
日神謨英畧敷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既成
武功大闡文治尊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首善教
胄設官孔廟巍巍四方來觀執法之臣職務糾慝

爰矢嘉謨稱我文德於廟之西黌舍翬飛於黌之北傑閣雲齊其閣伊何有經有史博采旁羅有集有子昔在中古郁郁乎文式克至今用宏兹賁詵詵多士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光　匡扶盛化上躋虞唐民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顯崇文昌運萬世

至元二十四年定國子監制設博士　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定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

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録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録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正録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日抽籤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録附課簿以憑考校其生員之數定二百人先

令一百人及伴讀二十人入學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漢人半之許衡又著諸生入學雜儀及日用節目七年命生員八十人入學俾永為定式而遵行之

蒙古國子學

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於隨朝蒙古漢人百官及集賽台官員選子弟俊秀者入學然未有員數命以通鑑節要用

蒙古語言譯寫教之俟生員習學成效出題試問

觀其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

大都路學

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檝請以金樞密院為宣聖

廟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舉官命貴臣子弟

入學受業憲宗四年世祖在潛邸特命修理殿廷

及即位賜以玉斝俾永為祭器至元十三年授提

舉學校官六品印遂改為大都路學署曰提舉學

校所二十四年既遷都北城立國子學於國城之東廼以南城國子學為大都路學自提舉以下設官有差仁宗延祐四年大興府尹瑪薩庫重修殿門堂廡建東西兩齋泰定三年府尹曹偉增建環廊文宗天歷二年復增廣之提舉郝義恭又增建齋舍自府尹郝朶而别至曹偉始定生員凡百人每名月餼京畿漕運司及本路給之泰定四年夏四月諸生始會食於學焉

諸路學校書院

太宗始定中原即議建學設科取士世祖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校官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雲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興府行宫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内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

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録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録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中原州縣學正山長學録教諭並受禮部付身各省所屬州縣學正山長學

録教諭並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凡路府州書院
設直學以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直學考
滿又試所業十篇陞為學録教諭凡正長諭録教
諭或由集賢院及臺憲等官舉充之諭録歴兩考
陞正長正長一考陞散府上中州教授上中州教
授又歴一考陞路教授教授之上各省設提舉二
員正提舉從五品副提舉從七品提舉凡學校之
事後改直學考滿為州吏例以下第舉人充正長

備榜舉人充諭録有薦舉者亦參用之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於是者守令薦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為教官或取為吏屬往往人材輩出矣

京學

至元中既立國學以故孔子廟為京學而提舉學事者仍以國子祭酒繫銜

議立三省

至元七年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言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愈煩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世祖深然之

兵事宜屬樞密

七年許衡疏言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峙號為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之葢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知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或者謂樞密併於中書為合古冢宰總百官之意殊不知古者冢宰止一人而

今之為宰輔者動輒數十人比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耶國家切務止在得人人苟未得徒紛更於此無益也

立耤田

至元七年大都立耤田趙天麟上言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今聖朝立太常正卿設司農大寺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耤田之禮尚未施行謹按禮經之義遠稽前世之文適三陽交

泰之春當是月上辛之日祈穀於太微之帝再擇乎吉亥之辰封人壝宫掌舍設祇太僕秉轡保介從行綴黛耜於紺轅冠朱紘之華冕平秩東作爰至南郊具庶府之官僚聳萬民之瞻視天顔咫尺隮恭就於三推黎庶三百人遂終於千畝公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燕飲之宜布龍光於既返内宰獻種於厥後神倉斂穫於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聖天子耤田之禮也伏望陛下無怓號公之

直諫式同漢帝之親耕於彼天田成茲盛事南瞻
北顧三思粟帛之原上化下行一警農民之怠於
昭文化以迓太平垂諸典章永示嘉範

社稷壇壝

至元七年十二月有詔歲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
月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於和義門内少南得地
四十畆為壝垣近南為二壇壇高五丈方廣如之
社東稷西相去約五丈社壇土用青赤白黑四色

依方位築之中間實以常土上以黄土覆之築必堅實依方面以五色泥飾之四面當中各設一陛道其廣一丈亦各依方色稷壇一如社壇之制惟土不用五色其上四周純用一色黄土壇皆北向立北墉於社稷之北以磚為之飾以黄泥瘞坎二於稷壇之北少西深足容物二壇周圍壝垣以磚為之高五丈廣三十丈四隅連飾内壝垣欞星門四所外垣欞星門二所每所門三列戟二十有四外

壝内北垣下屋七間南望二壇以備風雨曰望祀堂堂東屋五間連厦三間曰齊班廳廳之南西向屋八間曰獻官幕又南西向屋三間曰院官齋所又其南屋十間自北而南曰祠祭局曰儀鑾庫曰法物庫曰都監庫曰雅樂庫又其南北向屋三間曰百官厨外垣南門西壝垣西南北向屋三間曰大樂署其西東向屋三間曰樂工房又其北北向屋一間曰饌幕殿又北南向屋三間曰饌幕又北

稍東南向門一間院内南南向屋三間曰神厨東屋三間曰酒庫近北少却東向屋三間曰犧牲房井有亭望祀堂後自西而東南向屋九間曰執事齋廊房自北折而南西向屋九間曰監祭執事房此壝𡐨次舍之所也社主用白石長五尺廣二尺剡其上如鐘於社壇近南北向埋其半於土中稷不用主后土氏配社后稷氏配稷神位版二用栗素質黒書樹之以松於社稷二壝之南各一株

崇憲臺之秩

至元七年趙天麟上策請更定憲臺品秩策畧曰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院以隷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儆肅百僚風憲萬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何哉是以霜簡露車栢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獬豸昭其嚴也鷹擊之喻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

具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佞指邪彰善癉惡使雄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顫則狐狸豺害蜂蠆懺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令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該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謂悉而不漏矣然阿哈瑪特擅政於前僧格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知側耳而憎也而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見晏居高坐

聞若不聞此由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抗衡故
也伏望陛下屬憲臺之風釆俾行省以齊階目之
以御史大夫一員使與行省首官品秩相同其餘
員位以次陞之又宜命監察御史與六部侍郎品
秩相同又宜立繡衣使者八員於中丞之下秩同
侍御史使之分使天下專糾行臺及廉訪司之不
如法者又內臺或有愆違宜命天下皆得舉發如
罪狀明白委為故犯重則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輕

則罷宮禁錮放歸里閭如或妄舉反坐其人聖王之御下也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委任之而禮貌之及其得罪則是臣下自以其罪加乎身也幸從臣言則邪佞難敵而中外永清矣

五事考守令

詔舉守令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為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為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

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

改稱國號

至元八年定國號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

即所封之爵土是皆狥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兹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

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

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以名儒為司成

至元八年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

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

謝病請解機務上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

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

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習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

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後元之名臣如博果密等皆出國學云

附載國學事蹟

燕都改南城之舊樞密院為國子學許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皆謝絕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咎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

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

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顔魯公為法甞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制為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話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為可好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意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欵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

驕人至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於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寛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為教者當以寛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寛緩大縣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

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茍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先生嘗謂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茍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召

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皆驛致館下為伴讀欲其夾輔薰陶而自得之也

先生言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才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様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

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
皆本於天理民彛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
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
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
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具所無有故人易
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
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祭先農

至元九年上命祭先農如祭社之儀十四年二月戊辰祀先農東郊十五年二月戊午祀先農以蒙古胄子代耕耤田二十一年二月丁亥又命翰林學士色勒敏祀先農於耤田武宗至大三年夏四月從大司農請建農蠶二壇博士議二壇之式與社稷同縱廣一十步高五尺四出陛外壝相去二十五步每方有欞星門令先農先蠶壇位在耤田

內若立外壝恐妨千畝其外壝勿築是歲命祀先
農如社稷禮
東宮輔佐
至元十年以王恂為太子贊善輔長子珍戩勅兩
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託至
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
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
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

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真金

曰善

按撫南都

至元十年諭宋南都官民詔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前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

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秘省史館及禁衛諸
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餘物
權免徵稅秘書省圖書太常寺祭品樂器法服樂
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書典故以及
于戶口版籍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
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歷數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
在官司具以名聞名山大川寺觀廟宇并前代名
人遺址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贍

給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三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四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冕衮之制

至元十二年十一月博士議擬冕天版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并納言用青羅為表紅羅為裏周廻緣以黄金天板下四面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共二十有

四旒以珍珠為之青碧線織天河帶兩頭各有珍珠金翠旒三節玉滴子節花金紅線組帶二上有珍珠金翠旒玉滴子下有金鐸二梅紅繡款幔帶一黈纊二珍珠垂繫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內組帶窠四並鏤玉為之玉簪一頂面鏤雲龍衮衣用青羅夾製五采間金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正面日一月一升龍四山十二上下襟華蟲火各六對虎雉各六對背星一升龍四山十二華蟲火各十二對虎雉各六對

中單用白羅單製羅領褾襈裳一帶褾襈全紅羅

八幅夾造上繡藻粉米黼黻藻三十三粉米十六

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帶褾襈紅羅夾造八

幅上繡升龍二綬一幅六采織造紅羅托裏小綬

三色同大綬銷金黃羅綬頭全上間施二玉環並

碾雲龍緋白大帶一銷金黃帶頭鈿窠二十有四

紅羅勒帛一青羅抹帶一佩二玉上中下璜各一

半月各二並碾玉為雲龍文玉滴子各二並珍珠

穿造金𨰈鉤獸面水葉環釘全涼帶一　紅羅裹鏤金為之上為玉鷲七㩐尾束各一金攀龍口玳瑁襯釘㮋一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如意頭銷金黄羅縁口玉鼻八飾以珍珠金緋羅錦襪一兩

請廣學制

至元十三年中書省博果密疏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

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制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証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

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户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户六十餘萬而已乃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户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

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恩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為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

俾廪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於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誦讀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為之俾國子

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為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習學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

者使之依例入仕其中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相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

教育人材

至元十三年翰林集賢學士程鉅夫奏曰臣聞國家天下必需才以為用而人材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㕘之歷代可考也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寮亦時聞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謝邇來晨星寥寥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如何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恬不知怪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材

盛衰張本於此蓋嘗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陰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優以餼廪隆以禮貌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為

人表儀者條具奏聞令有祿可養而不屑職比親民而加優視教化之興廢為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時與蠲免賦役依此降詔旨施行庶國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才之嘆天下幸甚

行舶稅

至元十三年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返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

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驗其所至之地及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為之法也又制大舶給公驗小船給公憑每大船一帶柴米船八櫓船各一驗憑隨船而行或有驗無憑及數外夾帶即同私販犯人杖一百船物並沒官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公驗批寫物貨不實及變賣滲泄作弊同漏船法財物没官船司官吏斷罪不敘

生祭故相

至元十五年故丞相天祥文公至燕故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敘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

邪尚欲有所為邪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昔日之頑周無未猷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兩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為上李陵降矣而

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

况刑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

待智者而信柰何慷慨遅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

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

忍棄捐也李昪簒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

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

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昪驚疑盡殺其族

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

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骯髒而聲氣所逼猜疑必生豈無李昪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晩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没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

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北地

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廄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絶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

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繇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四集賽

至元十六年置宿衛皆領於四集賽太祖功臣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齊拉衮時號都爾本庫魯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集賽之長集賽者猶言

崙直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勒呼領之為第一集賽即伊克集賽博勒呼早絶太祖命以布色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伊克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亥子丑日博爾濟領之為第二集賽寅卯辰日穆呼哩領之為第三集賽巳午未日齊拉袞領之為第四集賽齊拉袞後絶其後集賽常以右丞相領之凡集賽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

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而四集賽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也其他預集賽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内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

舉官自代

至元十六年御史魏初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況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從之令各官舉一人自代視所舉之人以定其人之賢否著為令此制始於宋行之故得人為盛不獨御史按察使當然也

立太史局

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局中刻漏舊以木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設曲筒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鐃以為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

建司天臺

十六年太史令王恂請建司天臺於大都儀象圭表皆銅為之增銅表至四十尺測影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因勅郭守敬由上都抵南海測影具訪通天文歷數

授時歷成

至元十七年授時歷成初上召王恂定新歷恂以為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領之乃以衡為國

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影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水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月轉遲疾中平行度驗

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虚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其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

上之賜名曰授時

初劉秉忠以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寖以舛失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宰相王文謙與樞密張易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

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
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為重棚創作簡
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常
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
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
之短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
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守敬一之作澄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

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歴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孜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數至於日宴帝不為倦守敬因

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宫説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九所十七年新歷告成

十七年六月頒授時歷詔曰自古有國牧民之君

必以欽天授時為立治之本黄帝堯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為日官者皆世守其業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歴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聖之術每置閏於歳終古法蓋殫廢矣由兩漢而下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准因仍法襲以迄於今夫天運流行不息而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今命太史院作靈臺制儀象日測月驗以考其度數之真積年日法

皆所不取庶幾脗合天運而永終無弊乃者新歷

告成賜名曰授時歷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頒

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窮河源

至元十七年三月上使招討使都實窮河源四閱

月始抵其地旣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

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

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鄂端諾爾鄂端

諾爾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齊必勒河又合伊爾齊呼蘭伊拉齊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庫濟及克特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喇伯勒齊爾之地合細黃河及奇爾穆蘇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

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㵎派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盖彼地有二折焉

經畧使

至元十八年九月立經畧使問民疾苦招諭叛逆果有怙終不悛者罪之總督大小官吏治兵裒粟精練士卒審用成算中明紀律先定江西湖廣江浙福建諸處併力犄角務収平復之效不尚屠戮

之威江南各省義民忠君親上姓名不能上達者優加撫存量才驗功授以官爵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高年耆德常令有司存恤鰥寡孤獨選官二員為經畧使參謀官辟名士一人掌案牘設行軍司馬一員秩正五品掌軍律

不召之臣

至元十九年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至至元二十八年復以集賢學士徵之上書宰相

曰因自㓜讀書洽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得至如君臣之義見之甚明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賜也故或給力役或出知能必各有以自効因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思命運至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負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㓜及長交游皆能知之閤下亦或知之向者先儲皇以贊

善召至奉旨令教學後以老母中風還家不幸竟遭憂制今聖天子加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雖隱晦者亦將出而仕矣況因非素隱晦者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懼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繼以痞瘧今歲歷夏迨秋蒸發腹痛下血不已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已於先人墓側營一舍以待盡使者至初聞之惶怖無地竊謂

供職雖未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且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無一效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陳遠微賤與惟幄諸公不同進退惟閣下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强致帝且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

行海運

至元十九年行海運初巴延平宋遣朱清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於是罷新河之事專用海運立萬户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户張瑄為千户蒙古岱為萬户府達嚕噶齊其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黄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

路自上海至揚州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撑㭺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黒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黒水大洋從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

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

海運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隻為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為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為之其行船者又顧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

輩但加秩且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

京畿都漕運使司

至元十九年置京畿都漕運使司至二十四年分立都漕運司於河西務止領在京諸倉出納糧斛及新運糧提舉司站車攢運公事其在河西務者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等處攢運糧斛各置運使二人

上林苑署

置上林苑署署令署丞各一人直長一人掌宫苑栽植花卉供進蔬果苜蓿以飼駝馬備煤炭以給營繕

增給官吏俸

二十年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内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盜蹠阿衡

至元二十二年御史陳天祥糾盧世榮言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與贓輩賄輸送權門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設攘掊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獨專

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

亦恐永弊於往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説俾居相位

名為試相實授正權較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

行毫髮無稱此皆已往之真跡可謂已試之明驗

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

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

布帛如無能効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賢愚猶

舍美錦以較量工拙脱致隳壞悔將何及國家之

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

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僥倖增羡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為國斂怨果欲不為國家之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跡

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言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各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諸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蚤為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

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

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榮居中書專權自怙無敢

言者天祥疏上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遂命誅之

刑獄不宜遥制

至元二十二年哈喇哈遜由掌宿衛拜大宗正用

法平允時欲以江南獄隷宗正哈喇哈遜曰江南

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遥制其刑獄得

無冤乎事遂止

肅政廉訪司

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按治帥府漕司軍民司屬兼照刷諸司文卷遲錯責違慢官吏遲司官吏年終按問刷卷亦如之每司廉訪使二員長曰監司次曰大使監司守司次官每年九月分司次年四月還司獨大使於西廳置分司按治本路司屬闕則次官代之副使以下分按夏六月冬十二月二次審囚就刷所按路分司屬上下半年文

卷餘不係分按審囙時月安坐視事

清冗職

至元二十三年七月詔曰惟我祖宗肇造區夏雖中書已嘗建立而官制未暇舉行迨予圖大以宅中思欲繼志而述事集儒臣之公議法前代之彝章爰立省部院臺以正朝廷綱紀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内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勅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

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
彝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規於戲官不必備
惟其人朕恪守已成之憲爾尚克勤於乃事尚永
肩圖報之心由是銓定省院臺部官屬中書省令
外左右丞相並一員平章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
政僉省並二員樞密院除院使外知院一員副使
僉院並二員院判二員御史臺大夫一員中丞侍
御史治書並二員行臺同六部尚書侍郎郎中員

外郎並二員其餘衙署並委都省斟酌裁減仍詔
諭中外
大司農司
至元二十三年復立大司農司趙天麟上言聖朝
若稽古道既立司農司又令臨民官兼管内勸農
事凡以當務之為急也伏望陛下軫於睿慮重比
農桑躬耕籍田后親蠶以先之凡農家之孝弟力
田者鄉三老具實舉之免其人當年所耕田租稅

之半凡民恃富無他故而有田不耕有桑不蠶者
鄉三老具實舉之就令於當年倍科其閒田之租
稅凡民老幼有田不能耕有桑不能蠶者令下之
後限一年須要顧停客戶完置牛具違限者如無
故不耕蠶之例凡勸農官管內有田桑無故不耕
蠶者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逃戶田桑令
下之後限一年官爲召人耕蠶違限則委廉訪
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勸農官皆可自具飲食若

以後復有騷擾農家者委廉訪司察之如受賄之罪罪之如是則官皆慎勸民皆力耕男有餘粟女有餘帛矣

錢鈔之議

至元二十四年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吏部尚書劉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所未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邉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賫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碍即用見錢

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益月增其法寖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寳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爲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僧

格　諶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三月甲午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寳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曰始造中統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既改元中統為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

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為非欲
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
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
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凌可乎其人慚而止

專官勸農

是年詔行大司農各道勸農營田司巡行勸課舉
察勤惰歲具府州縣勸農官實跡以為殿最諸路
經歷縣尹官以下並聽裁決或怙勢作威侵官害

農者從提刑按察司究治又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曠公田者免差役三年輸租免三分之一

國學議

至元二十四年翰林檢閱官袁桷上國學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略見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其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

制曰騶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於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學定制深有典學教冑子之意倘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

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制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髫齔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靡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

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常以儒詬誚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

何能以病於世哉

相職進賢

至元二十五年集賢學士程鉅夫疏言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唯以貨殖為心非爲上爲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

吏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鉤考錢穀以剥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政於國為便鉅夫原名文海避國諱以字行

修會通河

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

源相繼建言開河置牐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

公私漕販省遣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

度工用於是圖上可開之狀詔出楮幣一百五十

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以為傭直備器用徵旁

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莽蘇爾禮部尚書張孔

孫兵部尚書李處巽等董其役首事於至元二十

六年正月己亥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止於臨清

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度

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洩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賜名曰會通河

燕京路總管

至元二十七年立燕京路總管改大都路都總管府置達嚕噶齊二人都總管二人秩正三品即京尹之職也副達嚕噶齊同知治中判官推官各二人經歷知事各二人提控案牘各四人照磨兼管勾一人領府一州十一凡本府官吏惟達嚕噶齊

一人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戶口之數

二十七年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按宋徽宣和四年戶部獻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至是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

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自宣和壬寅至元庚寅一百六十餘年較之宣和不能三分之二

加封五嶽四瀆四海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詔曰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守之内民物阜康時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荅靈貺可加上東嶽為天齊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

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玄聖帝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加封江瀆為廣源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溥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為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王仍各遣官詣祠致告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

都水監

至元二十八年丞相諤勒哲奏置都水監於京師監

少監丞各二員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一通惠河
牐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牐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
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溝會通七河通惠之廣源會
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溥濟通流廣利
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京門壽張
土山三义安山開河岡城兗州濟州趙村石佛新
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牐阜通之
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壩都城外

內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隷焉凡河若壩塡淤則測以平而浚之牐橋之木朽蠹裂則加理牐置則水至則閉則啓以制其涸溢潭之水共尚食金水入大內敢有浴者澣衣者棄土石瓴甋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於岸道因以陿病牽舟者則毀其屋碾磑金水上游者亦撤之或言某水可渠可塘可捍以奪其地或某水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禦其患大率南至河東至

淮西至蜀扎盡燕晉朔漠水之政皆歸之

修通惠河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牐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

二處共長三百一十步壩牐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凡役軍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隷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

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其壩牐之名曰廣源牐西城牐二上牐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牐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子牐在都城内文明牐二上牐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牐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牐二上牐在文明門東南一里下牐西至上閘一里籍東牐二在都城東南王家莊郊亭牐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

銀王莊通州牐二上牐在通州西門外下牐在通州南門外楊尹牐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牐二上牐在萬億庫南百步下牐去上牐百步成宗元貞元年改西城牐名會川海子牐名澄清文明牐仍用舊名魏村牐名惠和籍東牐名慶豐郊亭牐名平津通州牐名通流河門牐名廣利楊尹牐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牐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

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爲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

頒農桑雜令

至元二十八年詔班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爲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

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於門候改
過除之不改則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喪病
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
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
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
區田又每丁課種棗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
者種榆柳等其數以生成爲率願多種者聽其無
地及有疾者不與各社種苜蓿以防饑近水之家

許鑿池養魚牧鵞鴨蒔蓮藕菱芡蒲葦以助衣食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合州縣正官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

禁止民間祭東嶽

至元二十八年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子祭天地及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大夫祭五祀士祭宗廟庶人祭祖考於寢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皆有制以節

之今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既有禮部及太常
寺侍儀司以備其節文又詔令所在官司歲時致
祭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節士
之載在祀典者皆其宜也竊見方今小民不安常
典妄事明神其類甚多不可枚舉夫東嶽者太平
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
戲謔之徒貨殖屠沽之子每年春季四方雲聚有
提挈全家而至者干越邦典瀆神明停廢產業

耗損食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國之上卿旅於泰山孔子猶欲其宰救之況小民之賤爭大人之教不以名器分之則將奈矣小人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恣矣況淫祀者事神之誠極寡希福之貪甚多且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則雖竭天下之香繼爐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為幣而瘞之臣知其斷無益矣然而聖人立祀禮者報其當然之本行吾當然之義也伏望陛下申

明前詔使天下郡縣官各祭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在其地者凡下民當祭之神如祖先及門庭戶竈等聽之凡非典所當祀而祀者禁之無令妄瀆凡祈神賽社淚酒臛肉飾立神像泥金鏤木者禁之無令妄費如是則非但巫風寢消抑亦富民一助

金水河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中書右丞瑪蘓庫言金水河

所經運石大河及高良河西河俱有跨河跳槽今已損壞請新之是年六月興工明年二月工畢至大四年七月奉旨引金水河水注之光天殿西花園石山前舊池置牐四以節水閏七月興工九月成按金水河其源出宛平縣玉泉山流至義和門南水門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

修白河

白河在潞州東四里北出通州潞縣南入於通州

境又東南至香河縣界又流入於武清縣境達靜

海縣界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

仰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

年矣今歲新開牐河分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

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大

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載淹

延歲月致虧粮數先是都水監相視白河自東岸

呉家庄前就大河西南斜開小河二里許引榆河

合流至深溝壩下以通漕舟今丈量自深溝榆河上灣至吳家庄龍王廟前白河西南至壩河八百步及廵視知榆河上源塞閉其水盡趨通惠河止有白佛靈溝一子母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脉微不能勝舟擬自吳家庄就龍王廟前閉白河於西南開小渠引水自壩河上灣入榆河庶可漕運又深溝樂歲五倉積貯新舊糧七十餘萬石站車輓運艱緩由是訪視通州城北通惠河積水至深溝村

西水渠去樂歲廣儲等倉甚近擬自積水處由舊
渠北開四百步至樂歲倉西北以小料船運載甚
便准行
克謹天戒
至元三十年平章政事博果密以星孛帝座上疏
言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
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
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

惟起敬起孝故易言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内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古

傳國璽

至元三十年御史中丞崔彧得玉印以為傳國璽獻之時穆呼哩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

一鸞之或以告或或召秘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
太子妃鴻吉哩氏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
慶曰神寶之出實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
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賫授之
進璽牋曰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
十一年歲次甲午春正月既旦臣番直宿衞御史臺
通事臣庫庫楚即衞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碩

德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旣殁矣生産散失家
計窘極其妻托克托眞榮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
貿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庫庫楚蒙古人不曉
文字兹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還私家取視之
色混青緑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
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厭方際紐盡璺坼之上
取中通一横竅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篆文
八刻畫撓徑位置匀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别有

彷彿有若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意謂無乃
當此昌運傳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至
即讀之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也
聞之果合前意神為肅然乃加以淨絲複以白帕
率御史臣楊桓通事臣庫庫楚直趨青宫因鎮國
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王慶端嘉議大夫家令臣
阿斯罕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布薩壽導謁進獻
皇太后御前徽仁裕聖皇后啓曰此古傳國璽也泰以和

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宫車晚出諸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已蒙嘉納翼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詹事臣張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布薩壽傳皇太孫親為付授此蓋皇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啓收藏寶璽之家不知甄别循常以玉求鬻臣見而識

之特特來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旨賜收玉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并逮臣等進辦其寶者三人衣段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以為異日旌賞之徵臣等已詣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又上寶璽考按許慎說文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匹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匹玉寶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

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上文飾如前楚以下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為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簒位使安陽侯王舜廹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

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
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為盆
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
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
術奪於堅袁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
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高貴鄉
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
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璽入於勒滅入於冉閔敗

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温篡唐璽入於温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為廢

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
陽民叚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凡有寶璽金
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一其色與今所
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
明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
見明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
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戚事不可以不録又圖
中別有璽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背文也今見

寶璽之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徧縻厥四際無地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覽秦光十九年雖州刺史郄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為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牋上進以聞伏希聽覽微臣不勝瞻望之至

金齒進象

至元三十一年雲南金齒路進馴象三趙天麟上言方今纂組綾錦金珠璧月未嘗無之殊方異物禽鳥犀象未嘗卻之至於珍羞異饌自山海而來者多矣俳優賤物充一笑之資者衆矣其間為害不一試畧陳之夫貧人富戶相去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麗雖日承示儉之詔而不從焉蓋從行不從言也以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為濫之民

乎極寒之後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丐之人龜手粟肌鶉衣襤褸内皆饑餒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狥習俗而用之此所以貧者益貧也夫牛馬雞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育畜之無失其時則所謂得實利而壯吾國之基彼斑斕之獸桀錯之馬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為歉者近年以來駢羅而至梯山

航海輦賮與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湊府無虛月史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之則不世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通議而言之則受之而不郤啓之而不杜亦非所以盡聖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貢而召公之戒其主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

秋大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域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之哉至於中國無益之物亦不可取之也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揭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國聞之而以國家為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

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陛下昭報徼
聲俾揚遐境凡四遠之納欵者聽書檄奏聞而不
求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賄若然則化
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徼之主君
毳幕靈州之酋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来王矣

開治三吳水利

至元三十一年中書省奏准大興工役開挑太湖
練湖澱山等湖並通江達海河港先是都水監任

仁發上言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乃婁江東江吳松江也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三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於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尚何霖潦之可憂哉三江已塞僅有吳松一江今來下源沙高水淺不甚湍急若及早開濬工費省而易爲力數年之後愈久愈湮工費倍而難爲功所當預為之圖也今之言水利者謂水性就下道而使之通流而已

河港陂塘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浚之瀰漫者
隄防之人皆能言殊不知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
背順地形之高低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
泝流各得其當合開者開合閉者閉合隄防者隄
防庶不徒勞民力而民享無窮之利昔自唐至宋
陳令公丞相裴度范文正公葉内翰朱晦庵蘇東
坡歐陽文忠公等皆陳言脩浚或吝於浩費而不
行或惑於浮議而弗講或始行而終惑或營修不

得治水之法因循歳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江河淮海缺官管治愈見堙塞二十餘年之間水利大壊以致蘇湖常秀之良田多棄為荒蕪之地深可痛惜范文正公新至開浚是時論者沮之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就下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或曰開浚之役重勞民力公以為江海善下故得為百谷王豈能不下於此謂江水已高不納此流者非也彼一日之潮有損

有增三分其時損居一焉乘其損而趨之勢孰可
禦謂日有潮至水安得下者非也新道之河必設
諸閘常時扃之沙不能塞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
倍亦復何患謂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者非也江南
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俾之專通溝瀆脫
百姓於飢殍佚道使之雖勞不怨謂開浚之役重
勞民力者非也於是力排浮議疏瀹積潦民受其
賜又有對東坡公言吳中水患者乃謂天理之當

然不可復以力修治東坡曰不然父老皆言水患所從來者百四十年耳蓋人事不修之故非天時之所致也范蘇二說愚雖不敏深以為然

立義倉

至元中趙天麟上策曰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軍民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檢校勿使損壞當社飢饉即用賑給至於隋末公私廩積可供五十年長孫平之

力也迨至元六年有旨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遇年熟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勒支後遇歉歲就給社民食用社長明置收支文歷無致損耗自是以來二十餘年於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乏之處頃來水旱相仍蝗蝻蔽天飢饉薦臻四方迭若轉互就食老弱不能遠移而殍者衆矣彼隋立義倉而富今立義倉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臣試陳

之令條欵使義倉計丁納粟意以飢饉之時計丁出之以取均也又條欵使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日驅丁豈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居無田者豈可坐食而獨不獲哉樂歲粒米狼戾乞丐者踵門猶且與之況一社之人而至儉豈宜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陛下之本心也伏望陛下普頒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

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窖一所爲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聚之凡納例常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豐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飢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勒爲定體凡社長社司掌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

拘檢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詔在焉如是則非

惟共相賑救而義風亦行矣

起輦谷

至元三十一年駕崩葬起輦谷谷在漠北後皆從

葬於是其制凡宫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

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

帽其靴韈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

瓶二盞一椀楪匙筯各一殮訖用黄金為箍四條

以東之輿車用白氊青緣納克實為簾覆棺亦以
納克實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媼一人衣新衣騎馬
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克實謂之金靈
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
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其有
剩土則遠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
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四